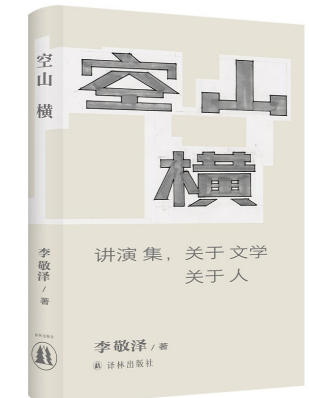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李敬泽新书《空山横》读后



郭小龙

最近，著名文化学者李敬泽出版了自己的新书《空山横》，这是一本讲演集，收录了他在不同地方的16篇讲演稿和一篇跋文。讲演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文学和人，这是两个很大的命题，不容易讲好，而李敬泽有足够的功力，不仅讲了，而且讲得非常好，不然也不会把讲演稿集结出版。

有趣的是，他每一次讲演都不要稿子。他在跋文中说：“我偏执地要求自己不要写稿子。当然不是不准备，每次都是焦虑的，都会紧张地想一稿子要讲什么，但是，我不让自己从第一句话想到最后一句话，不让每一句话都事先落到桌面上。我把自己驱赶到一种不确定的状态，赤手空拳，走投无路，如临深渊，已经站在这

儿了，麦克风就在面前。”这应该是他的自谦，是一种胸有成竹。他还说：“先说话，让声音流淌，然后在书面上修改完善。把时间再过去一遍，把生命再经历一次。”这更是他的举重若轻。

此刻，我们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就好像坐在台下，听见他引经据典、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书中收录的文稿都是事后整理，我们读后能够感知他作为大家所具有的超高水平，可以领略到他的不凡风采，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他曾经担任过《人民文学》主编，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确实是实至名归。

离开了讲演现场，再细读此书，仍然能够把读者带入到那种热烈的情境之中。无论讲演什么内容，他不故作高深，不故作玄虚，不自以为是，不遮遮掩掩，讲的是真心话，谈的是真实事，用的是真感情，所以才能够打动入、鼓舞人、激励人，才能够达到讲演的根本目的。

读此书，能够增长许多新知，文学、人文、自然、历史、地理、人物、哲学等等，无所不包，当然，也有更前沿的，比如AI等。这些新知不是堆砌，而是自然地贯彻在文字里，犹如溪水，是自然地流淌，给人既是一种有益的分，也是一种难得学习的机会。在《跑步、文学、鹅掌楸》中，互不关联的三件事，被构建了一种深

层次的紧密关系，很多人对鹅掌楸并不熟知，看了之后，却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比如《北京雨燕》一文，作者很动情地对北京雨燕作了介绍。他从北京城中飞过的北京雨燕说起，比喻他理想中的作家，他俯瞰人类精神壮阔的普遍性，成为心怀天下的人，谈到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却并不突兀，反而是水到渠成，贴切柔和，从雨燕的品性中引申出许多积极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听讲演，还是看文章，要抓住听众或读者，就必须在过程中有思辨的内容，成为坚硬的筋骨，使之具有哲学的光芒和美的价值，作者正是这样做的。比如，“人生如逆旅，谁都会撞上什么，命题作文就是人生，我们一生就是得没完没了地去回答生活提出的那些题目。”“走着走着，世间的大路走成了小路，小路走成了荒野，茫茫人海走成了孑然一人，一切有变成了无，飞向无限的空间。”“黄鹂就是一只时间之鸟，从中国人的生命中飞过。”“作为一个地方、一个空间，故乡原来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它还有一个时间维度，故乡在生命和时间中流动，而我们自己只是长路上的旅人。”这些动情的表述，能够让大才茅塞顿开，受到启发，自觉地进行深思，可以为自己在生活工作中努力向前，进一步明确方向，增加动力。

从讲演的文本内容上看，也很有新意，如果是老生常谈或夸夸其谈，也就没有讲演的必要了。我们细读这些讲演稿，发现每一篇内容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抓住当下人们急切关注的关于文学和人的热点问题，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让人感受到一种新鲜活泼的气息，这也许正是作者讲演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16篇讲演稿，可以说是篇篇精彩，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绝不拖泥带水，尤其是语言，特别精当，给人反复咀嚼的诱惑，更有回味无穷的精妙。

书名取作《空山横》，或许很多人不理解。李敬泽说：“在起名字的焦虑中，忽然想到了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我实际上是喜欢‘空山’这两个字，以及‘空山’这样一个情境。”原来，“空山”并不是空空如也，有温度的人生亦然。

1200多年前，某座空山里传出的幽微声响，不仅抵达了王维，也抵达了李敬泽。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罗毅

捧读本土儿童文学作家曾维惠新作《当每颗星闪烁时》，第一反应是书名似曾相识。

是的，蜚声世界文坛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著名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记载了10位改变世界历史的英雄豪杰，给全世界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那些金句至今流传——人类群星闪耀时，犹如夜空中最亮的星辰，引领我们穿越黑暗，探寻光明。

那么，曾经教书育人的作者，在她的这一部长篇小说中，塑造了什么样的星星，为读者奉献了怎样的故事？

小说从一群出身并成长于广州城中的少女的校园生活写起，带领读者走进一群职校少年的世界，看他们如何挣脱束缚，如星星般闪耀，开启独特成

别样的成长，广阔的可能性

——读《当每颗星闪烁时》有感

长之旅。初三行将毕业，父母为重点高中老师的女孩那晚温文静语，学习成绩却不温不火；酷爱钻研厨艺的女生古代，行事风风火火，成绩却不尽如人意；爸爸为服装批发老板的江一童，自视甚高，说话尖刻，学习成绩并不优秀；作为园林工人儿子的彭畅，虽然乐观开朗、性格活泼，但考试成绩要想进入普通高中中，也是比登天还难。

这些资质稍逊、在文化课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孩子，面对即将到来的初升高考试，忍受着“不努力，读隔壁”的巨大心理压力。家长无休止的碎碎念、班主任老师的苦心劝说，让他们日复一日地承受着因为成绩不理想带来的焦虑、紧张甚至彷徨无助。升学考试结束后，残酷的录取分数，让他们忐忑不安地走进“隔壁”的广岭职业高中就读……

我深感，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现实没有过懵懂、迷茫甚至叛逆的青春校园生活？谁人没有经历过升学、考试排名、艰难抉择的辗转反侧？哪一个读书人，又没有成为“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煎熬下，劳心费神于书山学海？

小说的结构按学年、学期次第展开，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悉

数是人们熟知的校园生活描写。再一次证明作家书写自己亲历的教育领域故事，一如探案取物。从作品中我们看到，职高生同样要学习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课程。职高毕业时，同样可以参加普通高考。与普通高中不同的是，幼教、烹饪、汽修、护理等专业“手艺”的学习掌握，才是职高生们将来走向社会安身立命的“主课”。

当孩子们进入被社会上贴上“没出息”“不努力”标签的职校后，是师长的教育、家长的引导，让职校生们振作起来，他们没有自卑自弃，而是认识到自身短板，进而刻苦学习，迎头赶上。当学校成立了广绣工作室，在美术上颇有天赋的彭晓溪、彭畅渐渐爱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绣，利用课余时间跟着老师、绣工学各种复杂的针法技法，最终用优秀的作品赢得赞誉。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职校生积极弥补学业上的差距，彭晓溪在数学老师袁卫的帮助下，每天完成额外的三道数学题而得外号“郭三题”；彭畅每天背诵“三段英文”而成为“分分分”；古代也跟着同班同学补课，人称“古得九”……

小说最为成功之处，是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如女生古代，虽

然学习成绩不够好，却能在做菜上下功夫。她取微信名“古代御厨”，专注做粤菜、录视频，与粉丝们分享“喜厄厨”的快乐。进入职校后，古代选择了喜爱的烹饪专业。又如男生彭畅，入读幼儿教育班，成为众多女生中的“国宝香饽饽”。而骄傲自负、一向说话“打人”的江一童给幼儿园讲故事《白雪公主》，却因语言生硬不被娃娃们接受，差点哭鼻子。当逃兵……

在生动有趣的校园叙事中，作者穿插了“三羊开泰”“木棉花”等故事，并用较大篇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绣的知识、技法，和粤菜制作的小知识，巧妙地融入故事情节之中。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同时，也了解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岭南风土人情，这是小说馈赠给读者的又一礼物。

在我看来，社会中考试始终跟不上节奏的孩子，大有人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当这样的现实难题寻上门来，是怨天尤人，还是另觅出路？如书中的少年们那般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专心致志学一门专业技能，老老实实当一名新时代的劳动者，他们的成长，能让读者看到如旷野般广阔的可能性。这是阅读《当每颗星闪烁时》给我的启示。

《平原上的摩西》：时代浪潮中的东北命运交响曲

雕琢着小人物在时代巨轮下的挣扎与奋进。他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文字似有魔力，于无声处牵引读者深入那充满地域特色与时代沧桑的情境之中，在平凡叙事里蕴含深刻情感与无思思考。正如他在央视节目《朗读者》中表达的创作初衷——留存故乡与父辈的时代记忆，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我探寻的道路。

在东北这片广袤且沧桑的土地上，故事徐徐铺展。曾经，这里工厂林立，烟囱高耸，机器轰鸣奏响繁荣乐章，主人公庄树与李斐的父辈们在工厂挥洒汗水，编织梦想。然而，下岗潮如汹涌寒冬风暴，无情袭来。庄树原本安稳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他被迫重新闯荡社会；李守廉同样未能幸免，下岗后的压力与不公将他逼入绝境，从劳动者沦为杀人犯。这巨大的变迁，是宏观政策、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它让东北从辉煌巅峰跌落，失业、贫困与社会

动荡成为残酷现实，也促使我们深刻思考时代发展中的得失。

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大地，李斐对火焰有着独特钟爱。她怀揣梦想，与父亲坐上出租车前往高粱地，却遭道旁警察的警察蒋不凡，一场谈判引发的车祸打破平静，命案发生，李守廉与李斐开始逃亡。庄树与李斐儿时情谊深厚，成长中被卷入命运漩涡，庄树成为警察后探寻当年真相，却发现命运早已将众人紧紧交织。这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仿佛有着命运无形的推动。多年后庄树与李斐重逢，李斐早生华发，岁月的磨难写在脸上。他们之间近在咫尺却似远在天涯，然而心中的念想如强大力量，能冲破一切阻碍。虽无海水，却有这一湖碧波，正如李斐轻声诉说着：“如果你能让这湖水分开，我就让你到我的船上来，跟你走。”

小说中的小人物故事，恰是

东北时代变迁的缩影，他们的命运到与悲欢离合，深刻反映了时代伟大、命运无常与人性复杂。透过这本书，我们不仅看到东北的兴衰，更从中领悟到，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总有珍贵的东西值得铭记、坚守与追寻。它如平原上的摩西，引领我们在时代迷雾中，坚守对生活的信念，心怀对未来的希望，向着心灵的彼岸奋勇前行。在这不断发展的时代进程中，我们应从这些故事里汲取力量，积极向上地向生活对生活的挑战，让人性的美好与对梦想的追求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学生）



写在茅奖边上 ⑤0

【作品简介】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07—2010)《你在高原》，系当代作家张炜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02年。全书长达450万字、分39卷，归为10个单元（《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作品中，作者以宁、曲两家故事为主线，讲述了“高原”人们的生存方式，并在其中穿插了家族历史与祖辈和父辈的悲剧人生。书中塑造了大量的人物形象，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独具特色。该小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它结构奇特：主人公前后统一，但每一本又可以独立。



题记：理想主义，精神图谱；行走之书，心史记录。

单士兵

这是一个人人自恋的年代，也是一个无所适从的时代，信息茧房和信息爆炸同时存在，让人们很容易在自己的四角天空产生王者的幻觉，也经常会因为多元文化价值碰撞进入到“几所不知何处”的境地。

求解这样的精神困境，摆脱这样的生活迷茫，人们普遍选择读书和远行。读万卷书难，行万里路也难，一个人能在读书和行走这两件事上同时做好，抵达高远境界或幽深地带，当然更难。张炜就是把“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做到极致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就是一部“行走之书”，见证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与倔强，也成为透视这个年代文化尴尬的一面镜子。

高处不胜寒。一个人就算抵达精神思想的高处，也未必能够听到外面世界传来的热烈掌声。直到现在，很多人知道《你在高原》，只是因为它是多达450万字、共计39卷、分10部的超级长篇小说，被称为“迄今所知的世界小说史上篇幅最长的纯文学长篇小说”。当然，除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标签外，这部小说在茅奖评选时也引发过巨大争议。

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前，时任《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说：“张炜（《你在高原》）要得奖就滑稽了，因为全中国看过这部400多万字书的只有一个人：责编。”当时，这届茅奖评委只有一个人：责编。而评委周大新则强调：“即使只读几册，张炜的文字功夫和写作艺术你也能深刻地体会到。”显然，这些都是“弹性表达”，难以消解“未读而评”的疑惑。

当然，这场围绕《你在高原》的争议，没有指向作品本身问题，只是从事实和逻辑出发，聚焦评委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直到现在，《你在高原》依然没有得到普通读者的广泛认同，很多人依然认为这部作品难以读完，或者根本读不下去。

阅读是有门槛的，读者的缺席，不能成为否定作品价值的全部理由。不过，基于文艺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优秀作品不能被读者广泛接受，也是一种价值错位。正视《你在高原》的阅读困境，就会发现，原因并非只是因为篇幅过长，小说的叙事方式、结构框架等等，也有太多遗憾。

当然，这不是对张炜实力的否定。毕竟，这是一位早就用作品证明过自己的作家，他在1986年发表的《古船》和1992年发表的《九月寓言》，一直被视作茅奖评选的遗珠。这两部作品相较于同时期评出的《都市风流》《骚动之秋》等茅奖作品，无论是艺术创新还是思想价值，都堪称是云泥之别。《古船》《九月寓言》错失茅奖，也映照出评奖曾经的弊端和缺陷。或许也正因此，《你在高原》获奖，才被怀疑是在给张炜做“补偿”。

客观理性地评价作品，是对作家和读者最大的尊重。张炜是位极其努力的作家，行者无疆，整日修行。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他开始写作《你在高原》，为了搜集资料，走遍山东半岛，曾长期居住于没有暖气的木屋。有一年，甚至因为藏身山居老屋读写，差点冻死在大雪封山的深冬里。张炜20年不舍昼夜，皓首穷经，呕心沥血，披肝沥胆，最终拿出这部“史无前例”的作品。《你在高原》共分为10部，分别为《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除《家族》外，其他作品是第一次面世。小说是将主人公宁伽的经历串起来，形成前后连贯的故事，每一部都有相对完整的叙事，能够独立成篇。从阅读体验来讲，因为每一部内容关联性较为薄弱，整体叙事的节奏就显得较为松散，有种故事大杂烩的感觉。这部小说人物众多庞杂，有知识分子、政治人物、流浪汉、商人、市民、妓女等等，数量多达几百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缺乏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倔强与孤独

典型性。特别是，小说植入大量历史典故、民间故事与百科知识，作者思维极具跳跃性，也容易对阅读的连贯性造成破坏。此外，大量富有哲理性和思想性的文字，很容易造成情节断裂，带来阅读障碍。

在张炜闷头写作《你在高原》的20年间，中国的社会、科技、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阅读习惯也从纸质书转向了电子书，快餐文化也消解了人们太多静气。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表达方式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先锋小说退场，现实主义回归等现象，都是在顺应时代需求。张炜曾说：“所有文学的堕落，都是从讨好读者开始迈出第一步的。”在浮躁年代，当然需要这种定力。不过，站在文化的立场，又必须时刻警醒，媚雅和媚俗，很可能是文化堕落的一体两面。

一部作品的价值，不能仅靠专家评委和少数学院派书评家来支撑。当下文艺评论如果不走出圈子化，作品就容易变成精英自恋的载体，不能转化出更多公共价值。其中的逻辑，就如同“正能量”必须是“大流量”是一样的。

所以，评价《你在高原》，需要回到文学的轨道，需要考虑大众的阅读体验，需要提炼更合适普遍传播的价值思想，思想深度也是早就被证明的。

通读这10部作品，如同在翻越一座又一座高山，经常会在某个山峰或深谷，找到一些击中内心情感价值的元素。如果把思绪停留在某部作品，细化到某个故事，确实能感受到其中的叙事魅力和观念冲击力。《你在高原》展现的社会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情怀，体现了对一个知识分子担当。

比如，对底层的同情，对弱者的悲悯，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家族》中，作者没有回避革命战争对个人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害，用深情的笔触抚摸着战争带给普通人的肉体伤痛和精神创伤。作者也并没有丢掉《古船》里的批判精神，甚至在《你在高原》中变得更加尖锐，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成为商贾的附庸和权贵的装饰等现象充满鄙夷不屑，满怀深情地呼唤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这部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作者对历史幽暗年代的呈现和反思，力度之大，在当代小说里极为罕见的；此外，张炜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治理问题，也进行了勇敢批判。比如在《橡树路》中，他对“九月事件”中的参与者、执行者、告密者，都进行了道德批评和文化审判。

只不过，太多的故事堆砌，太多的矛盾对立，在极大地考验着读者的耐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张炜是在进行一项复杂的文学实验。文学评论家洪治纲这样评价：“《你在高原》是一部反叛之书，也是一部超越之书……在那里，套盒式的故事结构，变动不居的意识流，玄秘的魔幻主义，以及各种跨文体的组合，争相呈现出各种独特的叙事智慧。它是一部挑战读者思想深度的作品，也是一部挑战读者艺术情操的作品。”褒扬的背后，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10部小说的风格并不一致，这种凌乱交错，并不易于被读者普遍接受。

对读者思想深度和艺术情操形成挑战，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繁复的描述、反复的呓语、虚妄的说教。这样的表达，确实不够节制。完整读完《你在高原》，会强烈感受到张炜是将所有的才华和思想进行了一次集纳和组装，包裹着太多的情怀和担当，但也会给人力不从心的感觉。在这个共情稀薄的年代，在这个知交难得的年代，要让读者完整倾听这些絮语，是有些严苛了。好作家与理想读者一定是双向奔赴的，作家和书评家应该放下姿态、告别傲慢，读者也应该摒弃浮躁、沉潜阅读。

“高原”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意象，是一种理想地，是一个精神家园，充满人文和悲悯，符合作者价值归属。在现实生活，这样的高原往往是遥不可及的，但又值得永不停歇地追逐。正如张炜在《我的田园》里这样写道：“我的梦中有个高原……我总能感到穿过遥遥旅途射来的那道目光，那是她的永恒的高原……”

因为你在高原，所以我将勇敢奔赴。当你同在高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高原就不在远方，而在你我。实现这样的愿景，需要张炜这样理想主义者的倔强与勇敢，尽管，这样的行走和探索，有时特别艰难和孤独，但永远都是值得的。